

中国当代油画名作典藏 詹建俊

The Reservation of Masterpiece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Oil-painting

詹建俊



The Reservation of Masterpiece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Oil painting

中国当代油画名作典藏 詹建俊

编辑 水天中

詹建俊

策 划: 姜衍波
责任编辑: 徐 昱
封面设计: 韩济平
图片摄影: 周道明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当代油画名作典藏. 詹建俊 / 水天中编撰. — 济南: 山东美术出版社, 2000.12
ISBN 7-5330-1507-X

I. 中... II. 水... III. 油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 第 02974 号

出版发行: 山 东 美 术 出 版 社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邮编: 250001)

制 版: 深圳利丰雅高电分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深圳彩帝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毫米 10 开 12.8 印张 4 插页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165.00 元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一、从国画到油画	1
二、油画“起家”	5
三、革命历史画的感情波澜	11
四、艺术的异化	21
五、绘画的新春	29
六、西域的清风	45
七、自然之魂	61
八、画室内外	91
九、生命的勇气和力度	99
十、世纪之交论詹建俊	115
艺术活动年表	117

一、从国画到油画

詹建俊是20世纪后期中国画坛的代表性画家。他在油画作品中所表现的磅礴大气，成为一种时代精神的表征。詹建俊的生活、艺术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紧密相扣，他的艺术道路，反映着这一历史时期中国艺术家曲折前进中的各种问题和各种业绩。如果没有詹建俊在创作和教学中倡导的那种高于抒情性的精神力度，人们看到的中国油画也许将是另一种景象。

詹建俊是满族人，1931年生于沈阳，祖籍辽宁盖县。盖县原称盖平，位于辽东半岛西岸。在营口以南有一块突向渤海的地带，叫盖平角，盖县就在离海不远的地方。现在已经改称盖州市了。詹建俊的父亲詹恩轩，原先是农村教师，一度在张学良的东北军中任军需官，后来在北京当职员。詹恩轩喜欢传统字画，闲暇时常以书法自娱，40年代开始收藏书画作品。詹建俊清楚地记得家里墙上挂着的齐白石、张伯英、张大千等人的字画和父亲带他去看书法、国画展览，听京戏的情景。这种传统文化环境，成为詹建俊踏上艺术道路的起点。但在他幼年时并没有接触西方艺术的机会。

詹建俊开始上小学是在北京，中间曾回老家盖县上过一年小学。家里给父亲写信时，他常在信纸上画画给父亲。回到北京后，先后在和平门、平安里等处居住，虽然多次搬家，但一直在北京生活。詹建俊的母亲和“娘”（他父亲的侧室）都很疼爱他，这使他拥有一个宽松的生长空间。小学高年级他到平安里附近的“雪芦画社”学画，这是由几位老画家举办的画社，招收不同年龄的学生学画国画。教学地点就在一位老画家的家里，一个四合院中，腾出朝北的屋子做画室，学生来了就临摹老师指定的仕女、花卉之类的范画。一周两次，接受老师的指点。那时，他最崇拜的画家是吴道子，后来，对任伯年的画也非常喜欢，而最使他激动的水墨画作品，是宋代画家梁楷的泼墨仙人。

抗战胜利以后他进入中学，不再去“雪芦画社”了。他参加了学校的美术组，并为学校的壁报画画。课余时间选取各种新鲜题材信手作画，从电影明星像到基督像——那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朋友请他画的。高中一年级的時候，他在上课时间漫画，同学们偷偷传看时被老师发现。老师叫他到教员

休息室，但等待他的不是老师的责罚，老师说：“你给我画一张吧！”他给老师画了一幅花鸟——两只颜色鲜艳的立在树枝上的鸚鵡。这样，詹建俊的绘画爱好逐渐得到老师和家长的赞扬，他报考国立北平艺专的意愿，也得到父亲的赞同。

1948年，在西城志成中学读高中二年级时，詹建俊报考北平艺专西画系（当时初中毕业就可以报考艺专）。在此之前，他对西画并没有什么了解。日本珂罗版印刷的《南画大成》，是当时学画者最为赞赏的印刷品。此外，除了徐悲鸿、蒋兆和的画册，詹建俊没有看过其他人的画册，更没有看过西洋画作品，也没有画过素描。他报考西画系只是觉得西洋画新鲜。考前十来天，他请父亲友人的儿子，一位北平艺专毕业的青年教他画石膏像素描，画了三张之后就去考试。

艺专招生考试是在大礼堂里，考试内容是画一个石膏头像，由戴泽先生监考。发榜时詹建俊以第三名成绩被艺专录取，这使他喜出望外。那年他17岁。入学后，他和田郁文、陈天、徐伯阳等人同学，后来他休学半年，又与蔡亮、靳尚谊、刘勃舒等人同学。给他们授课的有吴作人、韦启美、艾中信、戴泽、董希文等先生。徐悲鸿虽然没有给他们上课，但他常到学生课堂上去看看。学生们也常去徐校长家里，请校长指导作业。他记得和蔡亮去找徐悲鸿看作业，受到徐先生热情接待，廖静文先生还炸野片给他们吃。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吃这种新鲜食物，觉得味道真好！

到艺专以后，开始大量接触中国现代文学和西方艺术。他开始读鲁迅、老舍、巴金和外国作家的小说，看外国画册，并且养成了对西洋音乐的兴趣。进入艺专不到一年，北平和平解放，学校成为中央美术学院，学生生活中增加了学政治、参加社会活动的内容。当时，学生优秀作业悬挂在学校走廊的镜框里。詹建俊和靳尚谊、李宏仁等同学的画经常在那里出现。1950年，学校组织“红五月”创作竞赛，詹建俊描绘开国大典之夜北京人在天安门前提灯游行的小幅油画《新中国的旗帜升起来了》获得学校颁发的奖牌，徐悲鸿又送给他一本从苏联带回来的小画册。这是詹建俊第一次画油画，也是第一次获奖。

当时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强调普及，毕业创作都是画年

画，詹建俊的午画是《好庄稼》。油画课只画了头像，半身像和半身人体，每人画一幅毛主席像，作为油画课的最后成绩。

1952年，他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毕业后，留校做研究生。一起在研究生班学习的有靳尚谊、王志杰、赵友萍、刘勃舒、李宏仁等十余人。第一年不分专业，董希文给大家教素描。这一年的素描学习对他后来的发展意义重大。第二年分专业，詹建俊和汪志杰、刘勃舒分到国画专业学习，当时叫彩墨画系。蒋兆和老师教工笔水墨人物写生，高希舜老师教花鸟画。1954年春天，中央美术学院和华东分院组成“敦煌艺术考察团”，由叶浅予先生带领去西北考察，目的是培养未来国画教学的骨干力量。同行的有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老师金祖、史岩、邓白、李震坚及研究生周昌谷、宋宗元、王增先。他们在莫高窟研究、临摹了大量壁画，从敦煌回到北京后，彩墨画系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了敦煌壁画临摹作品“观摩展览”（50年代初期的展览似乎都叫“观摩”，以表示尚不成熟），同时展出了考察团师生在西北画的彩墨写生。他们临摹的敦煌壁画，全部由学校收藏。

这是詹建俊第一次到西北，西北高原独特豪放的风土人情使他十分激动。敦煌的壁画，兰州的彩陶和黄河上的羊皮筏子，高亢婉转的甘、青民歌“花儿”，甘南辽阔的草原、明

朗的天空和热情粗犷的藏族牧人，西安霍去病墓的石刻，都给他留下了永远不能忘怀的深刻印象，并成为他日后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源。同行的青年艺术家也都从西北之行中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浙江画家周昌谷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金奖的作品《两个羊羔》，就是根据甘南草原的印象画成。

从西北归来，詹建俊的艺术道路出现转折。文化部举办油画训练班，聘请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来华执教。各地高等美术院校从青年教师中选拔油画训练班学员，詹建俊成为中央美术学院选中的学员之一。詹建俊考入艺专时，本来就报考西画系，现在组织上调他去学西画，他当然愉快地服从调遣。这使叶浅予感到遗憾，因为詹建俊是他所相中的发展新中国画的苗子，在一年来的学习中成绩优异。多年后，叶浅予在回忆录中写道：“这年9月从甘肃回到北京时，学院已聘来苏联画家马克西莫夫办起了油画训练班，这对青年人有极大吸引力。詹建俊脱离了我的小小班子，转到油画训练班去了。”叶浅予后来还半开玩笑地说詹建俊是“叛徒”。当年吸收詹建俊进入彩墨画系研究生班的是叶浅予先生，但1954年找詹建俊谈话，通知开动员詹建俊去学油画的也是叶浅予先生。作为学员的詹建俊，哪里知道老师是违心地执行领导决定，别有一番感情波折留在他心头。

少年时期和青年时期两度学习中国传统绘画，对于后来从事油画创作的詹建俊并不是走弯路。他从中国画的概念、技法中得到诸多启示，这些都汇入他后来的油画创作之中。他曾经说过：“西方的表现主义相通于中国的写意画，中国的大写意其实就是西方的表现主义。”他的油画作品中的表现性笔法和表现性结构，是他个人艺术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往往来自中国传统写意画的笔墨精神。



图1 背光人像 1954年

44 × 32cm

纸本 铅笔



图2 农民像 1954年
纸本·炭精棒



1957.10.

图3 友人像 1954年
29 × 24cm
纸本、炭笔

二、油画“起家”

油画训练班的人学考试相当严格，绘画、政治理论和口试进行得一丝不苟。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和董希文、王式廓、艾中信等教授一排坐定，面色严正地主持考试，好多参加口试的学员满头大汗地走出考场。有些送送来参加考试的画家未获通过。詹建俊顺利通过考试，成为油画训练班的学员。

马克西莫夫不是当时苏联画坛最有声望的画家，但他确实是一个尽职尽责的绘画教师。可以说，在他之前，还没有哪个外籍教师像他那样严谨而系统地向中国学生传授绘画技法与知识，并获得那样显著的成果。多年以后，詹建俊觉得他在油画训练班的主要收获并不是艺术思想上的改变，而是对油画技术的掌握，对形体结构的掌握，对色彩关系的掌握。在此之前，大家对欧洲绘画的了解非常有限。马克西莫夫经常在课堂上做示范，也经常为学生改画。他非常重视外光作业，这在过去的中国油画教学中恰是一个薄弱环节。在马克西莫夫的要求下，每个学员买了一把阳伞、一支标枪，外出写生时把伞插在地上，在伞影下写生，常常引来许多围观者。虽然马克西莫夫在艺术上存在着苏联艺术界共有的某些局限，但他在中国的教学活动的重心是在绘画技法，而不是在艺术思想方面。他很尊重学生的艺术个性；油画训练班的学员也并不都追随马克西莫夫的绘画风格。在油画训练班的学员中，詹建俊的画风是最不像马克西莫夫的学员之一。他选定的毕业创作题材是表现开垦荒地的青年人的生活场景。

50年代前期，在苏联和中国的报纸、刊物、电影、广播中，常有关于开垦荒地的报道。在当时青年人的心目中，去遥远的边疆开荒，是具有浪漫色彩的建设理想的新生活的伟大事业。詹建俊从报刊上看到有关北大荒垦荒的报道后，为青年人迎接生活挑战的热情所打动，决心以垦荒青年为绘画创作的主题。为了深入了解情况，他参加了京津青年赴北大荒开荒动员誓师大会，随后与油画训练班的同学、浙江画家汪诚一道，背起沉重的行李，去北大荒体验生活，收集绘画素材。汪诚也选定垦荒生活为毕业创作的题材。

在北大荒，詹建俊住在北京青年住宿的“北京屯”。落户北大荒的青年由共青团中央的干部带队，自己建起了土坯建

造的房屋。而他们刚到荒地时住过的帐篷，已经变成存放生产资料的仓库。詹建俊亲身体验了荒地生活的艰苦，由此更想到，初来荒地的城市青年，一定经历了更为严酷的考验。他没能赶上垦荒青年在荒地起家的关键时刻，垦荒队员刚到荒地时住过的这些帐篷引起他的遐想。年青人在严峻的大自然中谋求生存的努力，成为詹建俊绘画创作的动机。在将要离开北大荒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这幅画的基本轮廓——刚到荒地的青年，在风暴来临之前以自己的勇气和力量架起他们居住的帐篷。在现实生活体验的基础上，不受具体事物限制地发挥视觉想像力，是詹建俊绘画创作的基本路径。以后的许多作品，也遵循着这一路径发展。

这幅画的题目是《起家》。

几易其稿之后，《起家》的草图终于确定了，横长的幅面上，风暴袭来的原野显得特别空旷荒凉，与粗犷的自然相比，初到荒地的青年显得势薄力单，荒野最前缘的白衣女青年略显纤弱的形象，加强了这种对比，反衬出垦荒者的坚强和勇气。风暴卷起的帆布帐篷在画面上占据了重要位置，它既是难以驯服的狂暴的自然象征，也是青年垦荒者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写照。在美术学院，他找来一块巨大的篷布架在空地上，研究它在不同视角的形状和在阳光下的色彩、阴影变化。画上的垦荒队员形象虽然有在北大荒生活的基础，但他们的具体处理都是回到学院以后具体推敲加工的。他曾为画上的主要人物形象作了阳光下的写生。完成的《起家》并不是以垦荒队员的形象为主体，也不是以北大荒的自然景色为主体。作品的主题应该说还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人在自然环境的变动中焕发出的精神力量，是人与大自然力量的对比和呼应。与同时代另一些类似题材的作品相比，《起家》是重于抒情，而不是重于叙事，因而在它问世之初，就以其不落俗套的构思赢得观众的赞许。詹建俊的老师、老画家艾中信认为，这幅画是当时中国油画的代表性作品，“作品的主题思想是用感人的形象和优美的艺术形式来打动人心，而不是用枯燥乏味的说教硬塞进观众的头脑里去。”

从50年代初期开始，詹建俊对音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方面，他的同学徐伯阳、何孔德等人对他有很大影响。欧



图4 老大爷 1975年
27 × 33cm
纸本 炭笔



图5 垦荒队员 1957年
39 × 30cm
色纸 炭粉

洲古典音乐加强了他情感认知上深沉激烈的一面。在画《起家》时，他曾连续听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他觉得这首曲里有他所追求的精神力量。在以后画画时，詹建俊耳心中也常常萦绕着某种音乐，与他所追求的视觉印象一致的音乐。他的代表性作品中总有一种音乐性的旋律和节奏感，当然，这不一定来自他所听到的音乐，但音乐深化了他的韵律感觉和韵律意识，或者说，他在音乐结构的展开与视觉形式的布置之间获得一种对应感觉。多年以后，他在《我希望……》一文中表述他理想的绘画境界，其中有一点就是“我希望我的作品像音乐，以动人心弦的旋律，震撼人们的感情……我要用我颤抖的笔，把热情滚动的节奏和潺潺流动的音韵，永远地凝固在画面中。”

《起家》博得了油画训练班内外的一致好评。在当时的绘画创作中，像《起家》那样寓精神力量于形式结构之中的作品确不多见。在油画训练班毕业作品展览之后，这幅画被选送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美展，并获得展览铜质奖章，同

时获得金奖的作品是黄胄的水墨画《洪荒风雪》。中央美术学院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吴作人先生代表世界青年联欢节美展颁奖给詹建俊。这是他进入美术学院学画以后第二次获奖，也是他正式创作的首次获奖。

除了《起家》，詹建俊在油画训练班学习期间还画过一幅描写毛泽东夜间在窗前工作的作品。这幅画曾刊登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诗人臧克家还为这幅画配写了一首诗。油画训练班结业之后，詹建俊应军事博物馆之邀，画过表现解放军进军西藏的作品，标题就是《进军西藏》。他以抒情的笔调表现解放军进入西藏的场面：在金色的夕照中，藏族妇女在河边看着解放大军队列行进。但画家自己觉得这几幅画与他的艺术风格的整体发展趋向并不一致。

从油画训练班回到美术学院，詹建俊到油画系任教。这是“反右派”之后的1958年，学校在大跃进热潮中组织师生下乡，油画系到京郊石景山“开门办学”，一边参加大炼钢铁，一边上课。当时的学生有袁运生、艾民有、费正、苏高礼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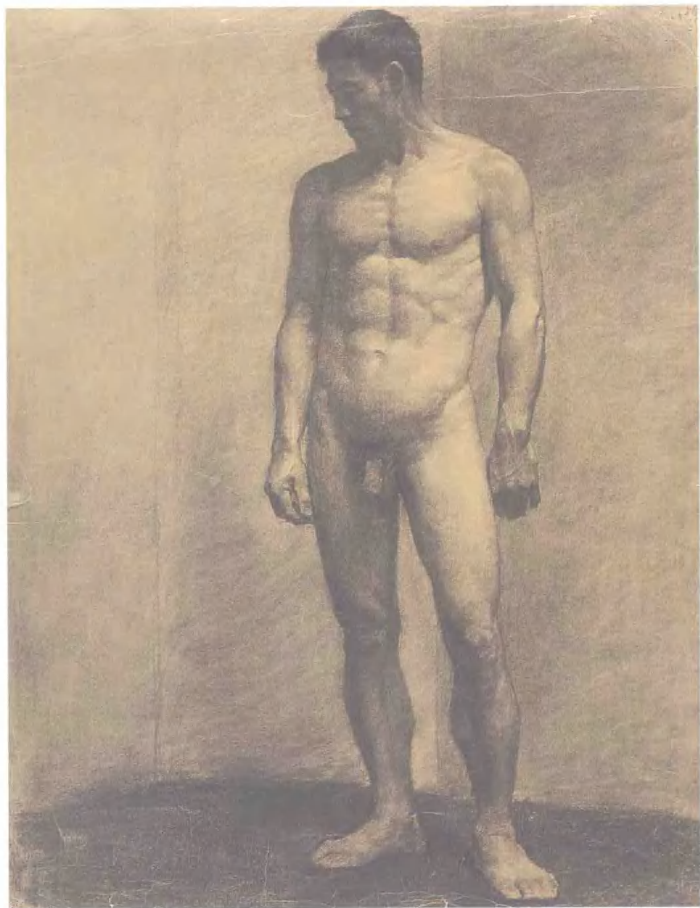


图6 男人体 1953年
76 × 58cm
纸本，木炭



7 起家 1957年

180 × 350cm

油画·布面





图8 自画像 1959年
37×25cm
纸本·炭笔

三、革命历史画的感情波澜

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为了迎接“十年大庆”，作为“献礼工程”，北京的“十大建筑”加紧施工。建在天安门广场边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是“十大建筑”之一。为博物馆开馆，各方面都在做准备。交给美术界的任务是创作一批革命历史绘画和雕塑作品，由周扬、蔡若虹等人负责筹划，他们把正在苏联留学的罗工柳提前调回北京，由罗工柳具体主持这一创作任务。在油画系去石景山下乡之前，詹建俊已经接到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创作历史画的任务。他从一系列历史题材中选定抗日战争中“狼牙山五壮士”这一题材。在石景山劳动、上课的时候，他已经在考虑把这一历史事件通过绘画形式表现出来的形式和角度。开始画草图之前，詹建俊专程到河北易县狼牙山去观察当年八路军战士抗敌战斗过的山岭，访问了当年五壮士所在部队的连长和五位壮士中的一个幸存者，听他们回忆当年的殊死战斗和集体跳崖的经过。狼牙山的山势并没有他原先想象的那样高峻，但抗日战士的英雄精神，却给詹建俊以极大的感情震撼。他在山区画了许多写生，回到北京之后，他又会见了现在已经是某地武装部长的另一位幸存者，画了他的肖像。他也看了正在拍摄的电影《狼牙山五壮士》的样片，但他的基本构思在这以前已经成型。那时，华北农村已经进入生活困难时期，但生活上的艰苦并没有削弱詹建俊的创作热情，他所面临的障碍来自当时流行的左倾思想。

当时中国美术界和负责宣传工作的干部，对于表现革命英雄人物和革命历史事件，有一些固定的模式。这使詹建俊在创作这幅历史画的时候，需要不断地说服领导干部们同意他所选取的描绘角度和处理方式。而事实告诉他，这却是远比重画更为艰难的冒险行为。

詹建俊决定描绘五名战士在悬崖绝壁之上决心跳崖殉难的一瞬，他认为五壮士跳崖正是英雄行为的最为关键的环节，而领导干部们却认为，应该描绘五位战士与敌人英勇作战的场景，因为只有战斗中才能显示英雄本色，画英雄准备跳崖，实际上是歪曲八路军战士的革命精神。甚至有一位老资格的油画家还联系到“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对詹建俊的草图在刊物上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詹建俊这样处理是歪曲

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形象，是修正主义思想的表现。在内心深处，詹建俊觉得错误理解英雄的恰是指责他的构思的人，而不是自己。但这种“左”的环境，使詹建俊的创作热情、绘画兴趣受到极大的挫折，在他惶然无所适从、十分苦恼的时候，负责这次创作的蔡若虹明确表示支持詹建俊的构思。这使他得以按照自己的设想顺利完成了革命历史画《狼牙山五壮士》。作品完成以后，原先怀疑和否定态度的人们也改变了他们对这幅画的看法。此画展出以后，获得观众普遍的好评。

《狼牙山五壮士》的艺术创意是将高峻的山岳与英勇的战士融为一体。五位勇士的身躯，俨然坚不可摧的山岩，在广阔的天际间巍然耸立。他自己对此有很恰当的解释：“我有意识把人和山结合起来，强调了人物组合像山一样的总体外形。使得人的身影有如一座山峰。在山峰与人物外形的线条起伏变化上，注意构成激昂紧张的表情，并把这线条节奏的发展高峰引向战士的峰顶。”在这人与山构成的峰顶之后，是乌云即将远去的天空，预示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将取得最后的胜利。与艺术史上同类题材的作品比较，詹建俊的画突出了战斗中的人民对自己命运的信心和作为历史主体的高昂精神。

在《狼牙山五壮士》之后，詹建俊又接受了另一幅革命历史画的创作任务，即《毛主席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1960年了，大家都在挨饿。革命历史博物馆把参加创作的画家安排在北京东方饭店集中居住，画家们得到了比外面好得多的膳食。那时候，美好的伙食已经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这时人们的思想比大跃进期间要实际和清醒一点，经过前一阶段的工作实践，革命历史题材绘画创作的组织者对美术创作的特点多少有了一点了解，这使画家的创作进展得比较顺利。

与前几幅画相似，在《毛主席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创作构思中，詹建俊依然将注意力集中在环境与人的心境的关系上。他的意图是表现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即将来临的气氛，虽然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环境并不具有狼牙山或北大荒那样的表现性特点，但詹建俊在人物和树木、建筑的关系上做